

愛倫坡先生的悲哀
○尾白○

人間

論雜「雜文」「文雜」

去了，連信也疏了

狎昵勾引，於是有人便加罪其爲「使社會腐敗爲惡」，一件忘却其苦心孤詣地追求的未盡善之方。倒是真的，雜文不給個人以轉世爲善之方。因爲愛與恨就爲了、將個人身家出息連累於雜文帶給人民以光明的信念。

(三)將就業縱淫者帶入苦痛甕裏，展開實生活的苦痛甕——亦即正面，未來的光明面——給他們觀看，要令他們收拾起苦笑與醉容，因爲希望他們就醒，發然一反前非。就醒見得不含絲毫惡意。

(四)雜文像一柄匕首直刺入罪孽深重者的胸窩，像一根根鞭直逼得他驚慌着前進，一把火炬照亮無羞恥的猙獰。

很短。短於寄養在外婆家，由親生說：當她個聰明而可愛的年紀已很大，她已經過時的時候，媽的年紀已很大，除了識字館文外，還會做一手好針線。她是外祖母最鍾愛的小女兒。外祖母說：家道富貴，他們爲母親選擇，不知選了多少年；家進來的紅帖子好多，但爲沒有定門戶。當時辰八十五歲，媽才和爸結婚。

正是他年，青島大學畢業，他天資穎悟，性情豪爽，在學校裏是個好學生。祖父父父親一個兒子，而舅祖父只有媽一個外甥女。祖父和舅祖父的交情頗深，舅祖父知道爸爲人忠厚，書又念得好，於是就介紹給媽。外祖父雖經商，却美善讀書人，藏書甚富，當代大實業家，還特地跑到鄉下去看母親的相貌。回去時很滿意，說母親的風韻很好，臉上那一副美艷烏黑的眼眉，突起的鼻子很順，絕對不會失夫，於是媽和爸便成婚了。

我十一歲時，家道中衰，爸到上海

下來的。

姊姊嚥下几羹米或番薯時，她彷彿脫放學歸來，各處，偷偷地跑到頭門去接見我們。我們時常在那裡看書，看看有沒有被寄歸來的母親親澆灌潤滑後的身影，我們記下來。我們忘記痛苦，真的，媽看著我們一羣天真、正常的因着痛苦的淚光。

同堂坐起一張八仙桌日修。同堂吵起來。媽坐在旁，不可言狀。我們說：『媽，你太失望了。』然後，爸爸的海情，和姐目前完全是爲了我們，她一人，無非希望我們能好軒輊，誰聽得我們這樣不長久？她說：『你們這群小兒女，別說這些話！』大家都哭了，大家臉上也都淌着淚，傾刻間滾沸激發，手碰起來，在一邊哭，不敢再吵鬧了。

病中有一夜，冷淡凄清的光穿入窗戶，照拂床前。半夜醒來，發覺媽不在我身旁睡，於是靜靜媽媽的背，用手向床舖另一頭摸，竟然摸到媽的背。我問媽為什麼半夜坐起來。媽回答說：『今夜我睡不着，月色好，心事重，躺得很好，還不如坐起來，撚線線，恰好很好睡，不要吵，撓搔好了，明天給像樣襪子，袖衣做一件。』我聽媽說這些話，心中感動得發出一句話：

病了一個月，我躺在床上，沒有一點看見媽的手開空，不是做這個，便是做那個，甚至連說話的時候，媽的手中還拿著針線。這種勤勞的精神，對我的求學與做事，都有莫大的影響。

在學校裏，冬天的早上是人們睡得很甜的時期。大、都還起床，而我想起在家操勞的情景，骨，骨酸溜下床來整理內務。梳洗畢，即連忙打開窗簾，每當心灰意懶的時節，想起媽媽苦幹的樣子，剎時的精神馬上就振作起來。我無償兼沒得媽物質上的幫助，但媽却給我無比勇氣，和剛強的毅力。

貴陽輪 定九月八日直透新嘉坡
城客貨兼收 太古公司啓

東南輪 定九月十二日直放高城專收貨載
友聯行啓 什地開元路二四四號
電話一五五四 一五五六

太平輪 定九月十二日直開尼希希格
意時落船爲荷 下午四時直開

捷發快輪 定九月十四日開往汕頭客貨兼辦速辦航接各處
 本行代理 輪船新加坡檳城客貨兼辦
 馬六甲 檳城 新加坡 檳城 新加坡
 行期快捷 四時到 客貨兼辦
 船週到 二樓 電話八八號

環東快輪 定九月十五日直放基隆
 客貨兼收
 接洽處：電話路五八號二樓
 電話八八號

定本月十四日開往汕頭客貨兼辦速辦航接各處